

浙江文叢

俞樾全集

〔第二十六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俞樾全集

〔第二十六冊〕

耳郵

曲園評定嘯香館筆記

〔清〕俞樾著 魏山點校

〔清〕嘯香館侍者著

〔清〕俞樾評定 魏山點校

耳郵

〔清〕俞樾 著
魏山 點校



序

《墨子》書引周、燕、齊、宋之《春秋》所載，如杜伯、莊子儀、柘觀辜、中里微諸事，皆近於小說家言。是即《虞初》、《三百》之權輿。蓋誌怪搜神，從古有之矣。然竊以爲驚心動魄之事，即在男女飲食之間，非必侈談靈怪，然後耳目一新也。

余吳下杜門，日長無事，遇有以近事告者，輒筆之於書。大率人事居多，其涉及鬼怪者十之一二而已。其用意措詞，亦似有善惡報應之說，實則聊以遣日，非敢云意在勸懲也。因耳聞者多，目見者少，故題曰『耳郵』，猶曰傳聞云爾。昔宋張端義著《貴耳集》。取尊聞之義。文人好奇，鷗戶虬閣，固有所受之矣。

羊朱翁自識。

耳郵目錄

自序 (二)

卷一

馮孝子 (一)

木工陶某 (二)

金陵一僧 (三)

邢阿金 (三)

某乙 (三)

維揚李氏婦 (四)

明歸熙甫著論 (四)

沐陽某甲 (五)

譚某 (六)

張永祺 (六)

黃某 (七)

殷懷鄉 (七)

阿勝 (八)

廣東花縣一村聚 (九)

朱丫頭者 (九)

漢陽朱勳臣 (一〇)

何明遠 (一一)

陳朝贊 (一一)

貞女王蕙芳 (一二)

廣東潮州鄉間多種柿 (一二)

陳元紹 (一三)

粵中某道士 (一三)

聶道人 (一四)

鄂人王慕堂		(一四)	香山李元高		(三三)
番禺何桐嶼		(一五)	寶山朱酉生		(三三)
落地開花礮		(一六)	杭州顧茂才		(三三)
上海某甲		(一六)	滬上有流寓陳氏婦		(三四)
李廣元		(一六)	湖北荆門州後港鎮		(三四)
黃岡縣易翁		(一七)	上海浦東蔡姓		(三五)
廣東高要縣一鄉官		(一七)	粵東丁維勳		(二五)
順德陳宗器		(一八)	上海譚家橋宋姓		(二五)
安徽裕溪口		(一八)	揚州城外灣頭		(二六)
范某		(一九)	太倉城北毛市		(二六)
常州一鄉鎮曰橫林		(一九)	紹興周某		(二七)
韶州李弼廷		(二〇)	上海浦東張老達		(二七)
閩中黃生		(二〇)	慈谿北鄉葉姓		(二八)
自上海西去楊店		(二二)	宜興山中趙姓		(二八)
揚州某甲生一女		(二二)	吳中錢氏婢		(二八)
上海北鄉黃某		(二三)	吳中某甲		(二九)

卷二

咸豐江蘇巡撫吉公		(二九)	蘇州城外小家女		(三九)
粵人某甲		(三〇)	番禺大石鄉某甲		(三九)
姑熟曹氏兩孝女		(三一)	油煤人		(四〇)
紹興老儒王致虛		(三二)	有某縣令		(四一)
楚士呂鳳梧		(三三)	李繩武		(四一)
滁州府來安縣民劉某		(三四)	江北一婦		(四二)
吳璜香者		(三四)	某甲家小康		(四二)
漢口鎮袁家灣老木工		(三五)	紹興趙某		(四三)
山右侯氏		(三五)	姑蘇某寺僧		(四三)
英吉利國有帆船天仙尼		(三六)	某孝廉		(四四)
鄭某者		(三六)	自來商賈聚集之處		(四五)
華亭顧秉藻		(三七)	有孝廉下第南歸		(四六)
蘇州袁氏女		(三八)	嘉慶間有選人得貴州某縣令		(四七)
廣東開平縣城外張橋村		(三八)	蜀人楊國棻		(四八)
			金陵鄉間某翁		(四九)
			江西廣昌人邱某		(五〇)

桐鄉沈寶樾 (五〇)

卷 三

嚴芝生庶常 (五一)

余門下士蔣澤山孝廉 (六〇)

杭州一老儒 (五一)

楊某蘇人 (六〇)

廣西鎮勞氏 (五二)

蘇人陶阿尼 (六〇)

余二兒婦唐西姚氏女 (五二)

天津市中無賴少年 (六一)

杭州山墩某姓一女 (五三)

歙縣汪氏婦 (六一)

紹興某生 (五四)

京師一大家 (六一)

蘇州閭門外某甲 (五四)

京師又有一部郎家 (六二)

寶山鄉民鄒玉寶 (五五)

蘇州楓橋高某 (六三)

嘉興某甲者 (五五)

蘇州婁門外馮姓農人 (六三)

光緒丙子丁丑間直隸大荒 (五六)

光緒丁丑揚州城内教場中 (六四)

皖南一宦家婦 (五七)

杭州武林門外之山墩新橋 (六四)

光緒三年余同年張子青制府之母 (五八)

溧陽一農家子 (六四)

孟太夫人 (五八)

蔣某亦溧陽人 (六五)

某甲農家子 (五八)

直隸永平府某縣 (六五)

鄆人李姓者 (六六)

昌黎云……乃若津門所傳雪彌

勒事……………(六六)

揚州興教寺萬佛樓……………(六六)

天津鄔三者……………(六七)

陳某杭州人……………(六七)

蘇州胥門外梅灣里……………(六八)

余行甌越鄉間……………(六八)

去丁字沽三十里楊柳青……………(六九)

粵西姚三者……………(六九)

江西豐城鄉間路斃一媼……………(七〇)

鄞有汪翁……………(七〇)

某甲性至孝……………(七〇)

有丐者乞食於吳市……………(七一)

番禺李氏女……………(七一)

蘇有某媼者乳醫……………(七一)

山左程姓者……………(七二)

甲與乙兄弟……………(七二)

有病不治恒得中醫……………(七三)

北地嚴寒舟楫不通……………(七四)

鄞有卜者……………(七四)

蘇有某翁……………(七五)

光緒丙子夏秋之交浙中大雨……………(七五)

紹興某翁……………(七五)

杭有鄭姓者……………(七六)

紹興張某……………(七六)

某孝廉家貧落魄……………(七七)

某甲滁人……………(七七)

寧波孫氏……………(七八)

紅蘭蘇妓……………(七九)

蘇人某甲……………(七九)

阿保者小家女……………(八〇)

山東藩司筦庫之吏某甲……………(八〇)

金陵戴某 (八一)

津門流妓 (八一)

蘇州閭門外高版橋一富翁 (八二)

蘇人某甲 (八二)

某甲銅匠 (八三)

山東人朱翁 (八四)

有於薄暮見一中年婦人哭於路 (八四)

金陵楊立庵 (八五)

徽之績溪縣殷翁與柳翁者 (八五)

有客自寧波來 (八六)

金少伯樞部之祖母某太夫人 (八七)

蘇州胥門外人周進豐 (八七)

卷四

吾鄉沈小梅太守 (八八)

高郵縣某邨農家姊妹二人 (八九)

奚猷子 (九〇)

有夫婦二人者廣東人 (九〇)

光緒丁丑正月餘姚城中失火 (九〇)

蘇州齊門外黃姓嫠婦 (九一)

徐烈婦名仲婉 (九一)

顧孝女名嗣徽 (九一)

漢口鎮劉氏女 (九二)

蘇州三鄉廟僧皆通 (九二)

癡道士 (九三)

山右何君 (九三)

李玉桂者妓 (九三)

民間呼縣尉曰四衙 (九四)

余從前居仁和之臨平鎮有顧

姓者 (九四)

河南有一縣其俗喜爲少子娶

長婦 (九五)

某甲負人博進		(九六)	蘇人文某		(一〇三)
江寧徐某		(九七)	金陵城中有以蘆席覆一屍者		(一〇四)
維揚王氏婦		(九七)	蘇有醫者辛姓		(一〇四)
揚州之俗嬰兒初生必服化毒丹		(九八)	蘇有汪氏子者		(一〇五)
有買柴老嫗		(九八)	江北人陳姓者		(一〇五)
李甲李乙兄弟		(九八)	浙右某生		(一〇六)
陳廣輔陳廣弼兄弟		(九九)	龔某		(一〇六)
高郵一農家		(九九)	揚州東鄉十里田看青苗人		(一〇六)
王士淮皖人		(一〇〇)	楚北萬生		(一〇七)
某甲以鹽官需次維揚		(一〇一)	宜昌許翁		(一〇七)
蘇州葑門內王七者		(一〇一)	無錫有啞丐者		(一〇八)
何阿雙金陵人		(一〇二)	道光丁酉鄉試湖州雙林鎮沈濤		
蘇州胥門外一邨聚曰錢莊		(一〇二)	在家晝寢夢		(一〇九)
張阿福紹興人		(一〇二)	揚州之北鄙雷塘鄉即隋煬帝		
律載將妻妾典雇與人爲妻妾者		(一〇三)	葬處		(一〇九)
.....		(一〇三)	京師十刹海煙袋斜街山西劉		

姓女……………(一一〇)

揚州營兵王熊光……………(一一一)

光緒丙子揚州舊城中設盂蘭

盆會……………(一一二)

揚州左衛街一大宅爲賊據爲僞

府……………(一一三)

金陵自遭兵燹後於城中住屋內

掘得棺木……………(一一三)

某顯宦寓於揚州有七女……………(一一三)

揚州諸生王姓者……………(一一三)

黔中有任某者……………(一一三)

京師西單牌樓有大宅爲狐居之

……………(一二四)

距通州十里有普濟閘……………(一二四)

金陵一人行過府學前失足倒地

……………(一二五)

江西河口鎮咸豐中駐兵設防……………(一二五)

江西一世家子遷葬其祖……………(一二五)

嘉定城西有玄壇廟頗著靈異……………(一二六)

紹興諸暨縣店口鎮陳氏屋……………(一二六)

湖南湘鄉縣胡氏兄弟五人……………(一二六)

耳郵卷一

馮孝子，佚其名，太倉州之老閘鎮人。少孤貧，傭耕以養母。亂後無田可耕，乃行乞於市，得錢則市酒肉以進，而歌俚曲以侑之。同治六年母卒，乞得義塚地，並其父柩合葬之。日則仍出行乞，夕即於墓旁宿焉。每日必攜數石以歸，環墓成垣。自結草廬，寢處其下。後數年，無病卒。鄉人即葬之於其所廬處。知州方公傳書立碣表之，曰『馮孝子墓』。《春秋》二百四十年，人材極盛，而開卷即載穎考叔事，表純孝也。余研經餘暇，偶掇拾見聞，成斯筆記，而首以馮孝子事，亦庶幾左氏之義夫！

木工陶某，金陵人。年甫四歲，值粵賊陷城，父爲所擄。母子相依，幸而無恙。大亂既平，仍設肆於城中。至同治甲戌，陶年二十五矣。忽有老翁攜瞽婦至門乞食，與之錢，不去。熟視陶曰：『爾非陶姓，乳名某者乎？』陶問：『何以知我？』翁曰：『爾乃吾子也。』陶呼母出視，果其父，因扶之入。拜問由來，則始而被擄北行，後又流轉至川陝，今自陝歸也。解腰纏出銀數錠，皆累年貿易所得。恐途中遇盜賊，僞爲寡人耳。瞽妻則其續娶者也。因大歡慰，親黨畢賀。夫兵亂以來，父子夫妻離散者多矣。此家乃得完聚，意其有陰德乎？

金陵一僧，持戒律頗嚴。一日，有貧子來見，其舊鄰也。泣而言曰：『老母不食三日矣。』僧憐之，贈以數金而去。去不復來，僧亦忘其事。居數歲，僧忽病，恍惚見神人責之曰：『汝爲僧，何乃殺生？行且入地獄。』僧覺，而自念久斷葷血，奚有殺生之事？正疑訝間，鄰子復來，還金如所贈數，曰：『蒙吾師之意，粗得溫飽矣。』問所業，曰爲屠。僧大驚，告以所夢，曰：『子誤我矣！』鄰子亦驚。即偕至佛前懺悔，誓不復屠，並願放生百萬，以贖前罪。是夜，僧夢人以涼水灑之，病即愈。鄰子後亦爲僧。夫授人以刃，人即以其刃殺人，歸罪於授刃者可也。子人以卮酒，人即以其酒鳩人，不得爲予之酒者之罪也。僧以金贈鄰子，豈知其將屠哉？神之責僧，似乎太刻。若然，人無敢以金贈人者矣，是阻人爲善也。然僧不病不夢，鄰子必終爲屠。是神之刻責僧，正神之曲成鄰子也。意其人亦有夙根，神不欲其墮落，故輾轉爲此，以警覺之歟！

邢阿金，農家女也。幼隨其母，往來大家，故有大家風範。修眉纖趾，望之楚楚。烹飪縫紉，並皆精妙。誦唐人小詩，略能上口。年及笄，嫁田舍兒。性粗暴，以其荏弱，不任井臼，虐遇之。阿金性柔和，惟背人啜泣而已。其母聞之大惑，以錢贖之歸。又嫁一富家子，年少美丰儀，阿金自幸以爲得佳婿也。不意其佻達無度，得新棄舊，旋即仳離。乃嫁一官人爲妾，又不容於大婦而歸。於是阿金年亦二十外矣，有黃大令者，年逾周甲，得之爲簪室，甚嬖之。黃妻

久卒，謀以爲妻。阿金不可，曰：『妾出身微賤，豈足伉儷君子？不獨損折年壽，亦且累君盛德。』黃鑒其誠，益愛重之。黃有子婦，與年相若，阿金待之極有恩禮。子婦承翁意，事之如姑。阿金雖不敢當，然子婦執禮不衰。無何，黃病，阿金侍湯藥惟謹。年餘黃卒，竟仰藥以殉。黃之子感其殉父，附葬如禮焉。此女四易所天，不爲貞，卒殉其夫，不得不謂之烈。使其初適，即得良奧，必爲善婦。乃所如不合，遂歷四姓，卒成大節。是謂質美而未學，君子哀其遇可也，取其晚蓋可也。若豫讓『衆人』、『國士』之言，本非正論，固非女子所得藉口矣。

某乙性陰險而有幹才，善事某甲。甲信任之，使司出內，無所苟。甲且死，以妻、子託乙。乙涕泣自任。甲死，經營其後事，不遺餘力，人皆稱乙之賢，而歎甲之知人也。甲繼妻年尚少，而貌甚陋。乙託諮白家事，出入閨闈，多方誘之，遂爲所染，由是益見信任。乙遂大肆其所欲，爲盡去其舊人，而以私人易之。居數載，甲之資財，大半歸乙，乙遂託故亡去。或勸甲妻宜訟之官，甲妻內愧，弗問也。乙遷居他縣，爲富人，然無子。止一女，與中表某丙通，遂偕逃。丙故無賴，貪重金，鬻女於倡家。女有姿色，在風塵中頗有聲。一日有少年來，留信宿，極相得，私訂嫁娶。少年窘於財，不能數來。女恒以他客金私助之。乙自失女後，鬱鬱不樂。無何，發病死。乙妻思女甚，遣人四出訪求，知女所在，以金贖歸。將與論婚，女以所私訂者告，乙妻問姓氏鄉里，即某甲子也。慙然曰：『爾父當日實負彼，不圖今日爾以身報之。』遂致意甲妻。甲

家既中落，子年長未娶，聞之亦良得。遂使其子就姻於乙家，彌月之後，挈其妻並以乙妻，及乙之所有，盡歸其家。噫！乙巧矣，烏知造物者之更巧也。

維揚李氏婦，早寡，以紡績自給，有子甫九齡。同邑富人某，豔其色，而無以自通，乃重賂其鄰，使爲間。會其子將出就傅，鄰人以告某曰：『是有機可圖也。』乃築精舍於其旁側，移子弟於其中，延師課讀。宣言曰：『欲入塾者勿拒。』使鄰人以告婦，極言其便。婦乃使子往讀，某善遇之，頻以飲食饋遺。一日，出數十金相贈，曰：『聞子家徒四壁立，願以此少佐饘粥。』子持歸白母。婦曰：『幣重言甘，得毋誘我乎？』乃使其子往謝曰：『極感長者厚意，母當踵門拜謝。』某則大喜。乃使其子出金還之，曰：『母性多疑，此不敢受。』某又爽然若失。子歸，備言其狀。婦歎曰：『是可得其情矣。』明日，戒子勿往。某自來招之。婦使其子謝曰：『子之惠愈厚，子之過愈大矣。絕子所以報子也。』某慚而退。此婦不特以禮自持，其智識亦足多矣。

明歸熙甫著論，極言女未嫁夫死守節之非。然考之《禮》，壻死，女斬衰往弔。聖人既爲制斬衰之服，則已有夫婦之義。其曰『既葬而除之』者，禮爲中人以下設耳。歸氏之言，未爲定論。乃粵東之俗，有所謂慕清者，則真出乎人情之外，爲禮法之所不許矣。粵俗：未婚未死，不嫁，曰守清。原未許嫁，而締婚於已死之男子，往而守節，曰慕清。有許氏女，年逾標梅。言

於母，求慕清。母謀之父，父不可。女曰：『姊以遇人不淑，貽父母憂。倘女亦然，不重有憂乎？且女弱，亦不任中饋事。苟或遁跡空門，是廢大倫，誠不可也。若女蘿喬木，得託清門，無廢大倫，而克成素志，父母何病焉？』乃許之。適有陳氏子，將婚而夭，所聘之婦不能守清。陳氏寡母，止此一子，乃訪求慕清者。媒妁以許女告，遂成二姓之好，迎娶如禮。許女既往，每日略循定省虛文。此外無一事，窗明几淨，焚香靜坐而已。有小姑已許嫁葉氏，與嫂極相得。每至嫂所共話，輒歎曰：『嫂幾生修此清福。』許女曰：『亦憑此一念之堅耳。』小姑曰：『嫂幸而未許嫁，不然，亦無如何矣。』許女曰：『未入其門，事猶在我也。』小姑乃日聒其母，亦求慕清。母溺愛，曲從之。言於葉氏，初不可，既而曰：『彼女既絕意于歸，強之亦恐非福。』索還聘禮而已。於是二女同居，至於白首，親戚中或頗稱焉。真所謂非禮之禮矣。

沭陽某甲，故家子也。少無賴，父禁之嚴，猶時逾垣從惡少遊。父卒，益無忌憚，放浪數年，遂無立錫地，傭於僧寺中。寺僧饒於資，而性姦狡，故厚其值，薄責以事。某頗感之。一日，置酒密室，與某飲。半酣，謂曰：『聞子父在時，爲子聘某氏女，今胡不娶？』曰：『貧也。』『所需幾何？』曰：『百金可。』然彼富家女，娶之歸，亦無以爲。僧曰：『今有一策於此。若與我共之，則當助子百金，異日衣食悉取給於我。』某欣然從焉。合卺之夕，賓客既散。某出僧入，女不知也，任其所爲。明日某歸宿，女覺有異，窮問，吐實，且求勿泄。女默然。及某再出